

摇图书在版编目 (悦舜) 数据

摇童话精品园 轲宗介华主编; 李丽娟选编 郢—北京: 农  
村读物出版社, 圆用缘缘  
摇 (智慧书廊)  
摇 郢旱 苑缘 郢愿 郢愿 郢愿

摇 I 郢童 ... 摇 II 郢①宗 ... ②李 ... 摇 III 郢童话—作品集—  
中国—当代摇 IV 郢愿 郢苑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舜数据核字 (圆用缘) 第 郢愿 郢号

---

出 版 人 摇傅玉祥

责任编辑摇卫摇洁

出 摇 版 摇 农 村 读 物 出 版 社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农 展 馆 北 路 圆 号 摇 郢 郢 郢 郢)

发 摇 行 摇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印 摇 刷 摇 中 国 农 业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开 摇 本 摇 郢 郢 郢 郢 伊 郢 郢 郢 郢 郢 郢 郢 郢 郢

印 摇 张 摇 郢 郢 郢 郢

字 摇 数 摇 郢 郢 郢 郢

版 摇 次 摇 郢 郢 郢 郢 缘 月 第 郢 版 摇 郢 郢 郢 郢 缘 年 缘 月 北 京 第 郢 次 印 刷

印 摇 数 摇 郢 郢 郢 郢 郢 郢 郢 郢

定 摇 价 摇 郢 郢 郢 郢 元

---

摇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 主编寄语

良师·益友·享受



—

我认为，干自己想干的事是一种享受，干自己不想干的事是一种惩罚。

那么，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该是一种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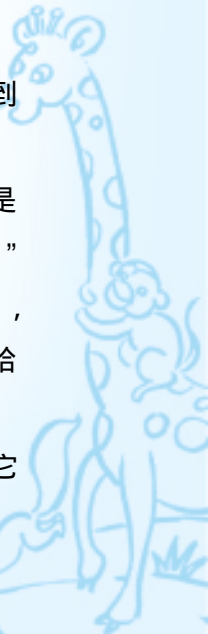
今天，我们把《智慧书廊》（《童话精品园》、《故事快乐园》）丛书介绍给你，犹如向你介绍了一位良师益友，相信你会高兴，因为，这是一种享受……

二

何谓良师益友？汉语词典中有如下解释：能使自己受到教益和帮助的人。

应该说，丛书中所入选的无论是童话还是故事，都是被大家公认的精品，有的还获过奖，我们把这些“宝贝”从多种书、报、刊中选了出来，又找一些小朋友“试读”，结果，均受好评。于是，我们大胆地把这些好作品介绍给广大小读者。

纵观这些作品，都是配合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好帮手，它



们有的知识丰富，有的情节诱人，有的文笔清新，有的诙谐幽默，有的耐人寻味，有的富有哲理……总之，它们如同一个个“多面”的朋友，在向你述说着一件件有趣的令你兴奋不已的“奇闻轶事”……

### 三

我完全相信，这套丛书的读者，绝不仅仅限于小读者，就连他们的老师以及他们的爸爸、妈妈也会爱不释手。因为，无论是《童话精品园》，还是《故事快乐园》都会让你感悟多彩的人生，获取丰富的知识，开拓阅读视野，驰骋想像空间，并从中汲取快乐。那么，你也就成为一个最懂得享受的人。

相信吗？

宗介华

二〇〇一年 猿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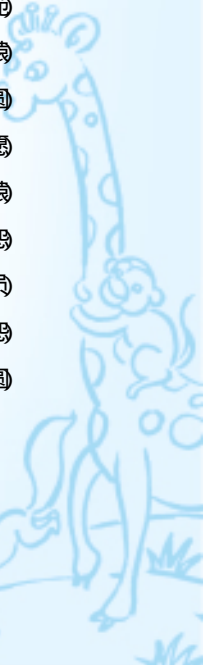
# 目 录



主编寄语 ..... 宗介华

## 神秘岛国

- 良心奇案 ..... 方崇智 (员)
- 周末奇遇记 ..... 周摇蜜 (远)
- 公审谋杀案 ..... 袁摇静 (员)
- 猫国大明星 ..... 宗摇帅 (员)
- 围战大花蛇 ..... 刘摇哲 (员)
- 卢比亚历险记 ..... 高摇云译 (员)
- 闪闪与小不点儿 ..... 侠摇名 (员)
- 黄鼠狼的绝招 ..... 黄摇迪 (獾)
- 珍珠姑娘 ..... 宗介华 (獾)
- 可笑的“大傻个” ..... 兰之华 (獾)
- 小黑猫墨墨 ..... 宗摇健 (獾)
- 老鼠家家 ..... 安摇平 (缘)
- 沼泽地的怪兽 ..... 江摇涛译 (缘)
- 狐妈妈、狐爸爸和儿子狐三 (节选) ..... 刘摇帅 (远)



## 大千世界

- 会变颜色的小花猫 ..... 安伟邦 (苑)
- 原野的小伙伴 ..... 王君一 (苑)
- 奇妙的合影 ..... 张兴翠 (园)
- 被赶走的小黑蚁 ..... 张摇朗 (苑)
- 冰的画 ..... 宗摇璞 (苑)
- 昙花姑娘 ..... 晓摇石 (园)
- 小脚趾水中旅行记 ..... 高飞鹏译 (苑)
- 叶子 ..... 龙摇军 (苑)
- 雁妹妹 ..... 李义兴 (苑)
- 外星鸟 ..... 江摇川 (苑)
- 木乃伊和魔法书 ..... 刘摇炽译 (苑)
- 大白鸭的心事 ..... 卫摇红 (苑)
- 草莓姑娘 ..... 石摇磊 (园)
- 春子和壁虎 ..... 冉丹丹 (苑)
- 小海龟 ..... 刘摇笛 (苑)

## 智慧星空

- 好小偷 ..... 田摇犁 (苑)
- 小老凳腿儿 ..... 胡景芳 (苑)
- 小袋鼠卡罗 ..... 蒙摇朗译 (苑)
- 猴老爹的“花招” ..... 飞摇飞 (苑)
- 粗心的小蜻蜓 ..... 华摇峰 (苑)
- 乡下朋友 ..... 刘摇磊 (苑)

白德尔王子 .....	邱联仲译 (袁园)
狐狸的乞求 .....	宗介华 (袁园)
孔雀的尾羽是从哪儿来的 .....	王守仁 (袁园)
魔力池塘和金喜鹊 .....	冯书娣 (袁园)
黑天鹅的披纱 .....	史摇兵 (袁园)
水母国和生命花 .....	何摇阳 (袁园)
骄傲的小牛犊 .....	班小兰 (袁园)
黑猩 .....	李摇辉 (袁园)

笑 口 常 开

神奇的“小五子”(节选) .....	鲁大鹏 (袁园)
一塌糊涂出版社 .....	孙继忠 (袁园)
好人骗坏人 .....	舍摇兰 (袁园)
哑巴乌鸦 .....	阿摇东 (袁园)
宝贝蛋 .....	严摇笛 (袁园)
小猪复仇记 .....	徐摇参 (袁园)
猪无能办学 .....	孙摇洋 (袁园)
不愿抓老鼠的小猫 .....	回摇莲 (袁园)
后记 .....	(袁园)







# 神秘岛国

## 良心奇案

● 方崇智

风波突起有人拾到一颗跳动的良心

杂市发生了一件千古未有的怪事！

一天，警察局收到一个奇异的包裹。警官们打开一看，包裹里骨碌碌地滚出了一颗鲜红鲜红的大“桃子”。大家仔细一看，不对！它，红通通、湿漉漉的，还在“扑扑扑”地跳着，分明是一颗心！随着“桃子”滚出的，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尊敬的警察先生：

你们好！

我在街上拾到一颗鲜活跳动的良心，不知是谁丢的？我想，失主一定万分焦急。为此，特将良心从邮局寄上，请你们务必找到失主，送归本人。谢谢！

一个普通市民

第二天，杂市的所有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登出特大新闻：《招领良心启事》。整个杂市，立刻沸腾了起来！

“嘻嘻……世上有丢钞票的，丢东西的，竟然还有丢掉良心的，真是天下奇闻，天下奇闻！”有人捧着报纸，一面幸灾乐祸

地笑着，一面暗暗地摸摸自己的胸口。

“哈哈……连良心都弄丢了！这家伙，不是浑小子，就是糊涂虫！”有人拍着报纸，纵声大笑，装出正经的样子。

“嘿嘿……大伙儿找找看，谁是那个倒霉鬼——没有良心的坏蛋？”有人扬着报纸，逢人便是逗笑打趣……

就这样，杂市大街小巷，家家户户，从早到晚，到处都是三个一堆、五个一伙的人群，人人都在津津有味地议论这桩奇闻！

奇怪的是，报纸一连登了十天的“招领启事”，市民们一连大谈了十天的“良心事件”，但是，警察局整整等了十天，却没有一个人前去认领那颗良心！

怎么办？再拖延下去，良心随时都会死亡。最后，警官们毅然决定，把良心移交法院，进行公开审讯！

### 世界奇闻全城的人都说自己丢了良心

警察局派出专车，把良心送到了法院。

法庭上灯火辉煌，法官们威严高坐，开始了一场亘古未有的审讯。审判大厅的旁听席上，人山人海，挤满了全市各阶层的市民。

“良心”被浸在装着生理盐水的玻璃缸中，它，一面“扑扑扑”地跳着，一面不紧不慢地申说：

“先生们、女士们！真的，我不知道我的主人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一直跳动在胸膛的深处，而且，又从来没有有什么假期。胸膛里黑咕隆咚的，什么都瞧不见。直说，我的主人是胖的还是瘦的，是高的还是矮的，是美的还是丑的，是男的还是女的……所有这些，对我——一颗真正的良心——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

“哦——”审判大厅里一阵骚动，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但是，我敢绝对担保，我的主人是个好人！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君子，是全市人民的楷模！”良心继续陈述。

“哼！”审判大厅里又是一阵骚动，人们用鼻孔快速排气，表示怀疑。

“诸位不必怀疑！曾经拾到十万金镑，全部归还失主的，就是我的主人；曾经跳入汹涌的激流，救起溺水儿童的，也是我的主人；曾经单身击退一伙流氓，救出一位少女的，还是我的主人……总之，全市查找多年的无名英雄，就是他（她）！”

“啊！”审判大厅里掀起了一股巨浪，人们喧嚷起来。

这时，审判长兴奋地站起，庄严而激动地宣布：亲爱的市民们，请大家安静！现在已经明白：这颗良心的主人，是本市最优秀的市民！按照本市法律规定：他（她），应该得到“英雄市民”的勋章，同时，应得到一百万金币的奖赏！

法官的话还没有讲完，大厅里就刮起了暴风。市民们个个争先恐后，人人抢着说话。

“法官先生，这个良心是我的。”有人叫了起来！

“是我的，法官！我刚刚发现，我的良心丢了！”有人拼命地喊。

“不！法官，那良心明明是我的！不是因为出差，我早就来领了。”有人声嘶力竭地嚎叫。

不到一昼夜的时间，全城所有的人，都说自己丢了良心。（据说，其中甚至包括那些警察和法官们。）

可是，分明只有一颗良心，怎么可能属于全城的人呢？其中，最多只有一个人是真的呀！

没办法，法庭只好宣布休庭！

### 风云突变谁也不肯认领良心

事也真巧，在法庭宣布休庭的日子里，杂市发生了一连串骇人听闻的大案：

有个富翁，被盗走了价值连城的钻石；有十个美丽的少女，一夜间惨遭杀害；有一百个可爱的儿童，被拐骗失踪了……

一个又一个的报警电话，接连打到警察局里。警察忙得脚不

沾地，也找不到一丁点儿破案的线索。

一天，有个警官正在苦思冥想怎样破案，忽然灵机一动，把大腿一拍，喊道：“有了，有了！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同事们十分怀疑。

“这还不简单？”拍大腿的警官得意洋洋，“干这一连串坏事的家伙，一定是个没良心的坏蛋，而这个没良心的坏蛋，又一定是丢掉良心的家伙。所以，只要抓住那个丢掉良心的人，所有的案子就全破了！”

“可是，到哪儿去找丢掉良心的人呢？”有个胖乎乎的警官，提出一个傻呵呵的问题。

“嗨，你真是傻瓜！”拍大腿的警官说道：“上次在法庭上，有那么多的人不打自招。只要从中去查找，不就行了吗？……”

于是，一场规模空前的侦察活动，在杂市全市迅速展开了。

真是怪事连连！警察们的鬼主意，不知怎么搞的，好像市民们一下子都知道了。谁也讲不清，究竟怎么会泄露了机密。

您瞧！警察局出动全部人马，在人山人海，首先查出了一个小偷。谁知，小偷矢口否认：“先生，我从没有讲过丢了良心呀！”

好不容易，警官们又找出一个恶棍。不料，恶棍理由十足：“笑话，那天，我压根儿就没去过法庭！”

警官们终于发现了一个骗子。有趣的是，这伙人仿佛统一过口径，他说：“亲爱的先生！审讯良心的那天，我正在家里拉肚子呢！嘻嘻……”

最后，拍大腿的警官，又一次拍起了大腿：“混蛋，全都是一些没良心的家伙！”

发火归发火，不过，没凭没据的，堂堂警察局，也不能乱抓人呀！

就这样，在杂全市，风云突变，谁也不肯认领那颗良心了。

## 千古疑案良心的主人究竟是谁？

巧上加巧！

杂市的亿万富翁，忽患严重的心脏病。医生诊断：必须立刻住院开刀，调换一颗健康的心脏。否则，富翁就要去见上帝。

不过，限时刻，到哪儿去找鲜活的心脏呀？

这消息，被市长知道了。市长灵机一动，决定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把那颗无人认领的良心，无偿捐赠给富翁。因为，富翁是他的老朋友。市长跟警察局长和法院院长一说，大家也都同意。因为，他俩不仅跟富翁是好朋友，而且，各人还借了富翁的一大笔钱。

就这样，那颗良心被医生妙手回春，装进了富翁的胸膛。

不久，富翁病愈出院以后，给市长、警察局长和法院院长，每人赠送了一份丰厚的礼物，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然而，富翁终究有了良心，他始终心里不安：“这良心究竟是谁丢的呢？”他发誓，如果找到良心的原主，一定把自己的一半财产赠给对方！

没几天，富翁在杂市的各大报纸上，刊登出一条《寻人启事》。整个杂市，又一次轰动起来。

《寻人启事》这样写道：

“兹寻找曾经丢失良心的人……找到以后，本人决定分赠一半的财产，以谢活命之恩！”具名是：杂市宇宙开发公司总经理。

简直像原子弹爆炸！

自从《寻人启事》刊出以后，杂市的每家报馆，每天收到整卡车的信件；报馆的每台电话，从早到晚响声不断；报馆门口，更是人如潮涌。写信的、打电话的和挤在报馆门口的人中，高贵的、卑贱的……形形色色，各式各样！他们人人都郑重声明，自己就是那颗良心原来的主人。他们，个个讲得活龙活现，绘声绘色；争得脸红筋粗，唾沫飞溅；甚至，许多人一千遍、一万遍地指天发誓、对神赌咒！



据说，直到现在为止，杂市的人们，还在那里争吵不休呢。市长，被弄得焦头烂额；警察局长，手足无措；法院院长，一筹莫展……他们，谁都无法侦破这桩奇案！亲爱的读者，不知道您能不能替他们想想办法？不过，在出主意的时候，您得先摸摸自己的胸口——那里面，您自己的良心，究竟是否还在？

## 周末奇遇记

### ● 周摇蜜

太阳像一个金红色的大圆盘，一点点地浸沉到大海中去，把周围的海水也染得金灿灿、红莹莹的。用竹尖穿着，摊放在大笊箕里的生蚝肉，经过一天的曝晒，由雪白变成了焦黄。

潮婶——一位饱经风霜，脸上布满皱纹的老渔妇，弓起腰，小心地把蚝肉一一收拾到一个小篓子里去。

“妈！”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直冲向潮婶的耳畔。她急忙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后生仔披着落日的余晖站在自己面前。

“虾仔！你回来啦！妈有两个星期天都看不到你了！”潮婶惊喜地叫起来，张开双臂，恨不能一下把虾仔拥进怀里。

“不要这样，人家都读中三了，怪不好意思的”。虾仔挣脱着。真的，他现在搬到市区读书，是堂堂正正的中三学生哩。潮婶慈爱地笑了笑，一手提起装蚝肉的篓子，一手拉着虾仔说：“那就快进屋吧”。

“等一等，”虾仔没有移动脚步，“我还带了一个朋友来。”

“朋友？”潮婶眯缝起双眼，有些迷茫。

这时候，在虾仔的身后，露出一张女孩子的脸儿。

“她叫仙娜，与我同班。”虾仔介绍道。

“刁蛮”女孩向潮婶挥了挥手，算是打了招呼。潮婶这才看得清楚些了，她烫着一头卷发，有些像缠成一气的海草，而身上穿的、戴的，真比珊瑚还抢眼。潮婶有些看傻了。

“妈！仙娜是第一次来离岛，她家有花园，有游泳池，只是没有大海。现在我们要好好招待她才行。”虾仔扯扯潮婶的衣袖，低声说。

“好吧。”潮婶点点头，“那我就多蒸些蚝鼓，让你们吃个痛快。”

“晕燥 我不要吃蚝鼓，我要吃海鲜！”仙娜娇声娇气地说，红红的小嘴翘了起来。

潮婶望望已经完全西沉下去的太阳，为难地轻叹一口气，“唉！这样晚了，去哪里找海鲜呢？这蚝鼓是生晒的，新鲜得很，虾仔也是吃我煮的蚝鼓长大的呀！”

仙娜却把头一扭，赌气地说：“谁喜欢，谁吃个够，我可要搭船回香港了。”

“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呢？”虾仔急得跳了起来，一面笑着劝仙娜留下来，一面连声地催促潮婶：“妈，快想想办法，快想想办法。”

潮婶气得好一阵都讲不出话来，直到虾仔再扯她的衣袖时，才无奈地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那就对不起，我真的要走了。”仙娜一转身就走了。

“仙娜！仙娜！”虾仔急忙喊着追上去。

“虾仔，你疯了？回到家也不进屋，连阿妈也留不住你了！”潮婶心痛地叫着，但虾仔似乎已经忘记了潮婶的存在，很快地追上仙娜，又亲热地拉起她的手。然后，二人的背影一同消失在前面的夜色中。

潮婶的喉咙就像塞了一块石子一样的难受。她两脚一软，跌坐在地上，用双手捂住多皱的脸庞，苦涩的泪水顺着指缝无声地流了出来，两个肩膀一耸一耸的，真是太伤心了。

“婶婶，婶婶。”忽然，一个稚气的声音在轻轻地呼唤着。潮婶觉得奇怪，暂时停止了啜泣，挪开眼前的手掌，只见一个胖胖的、白白的小男孩，张着一双骨碌碌打转的大眼睛，正看着自己哩。



“你是……”潮婶疑惑地问。她怎么也想不起，这小男孩是谁家的，似乎在这个岛上，她还从来也不曾见过呢。

“嘻嘻，婶婶，你一定不认得我的，我是从很远很远的‘神颊岛’漂来的。”小男孩笑嘻嘻地对潮婶说。

但这一来，潮婶似乎被弄得更糊涂了。什么“神颊岛”，潮婶活了这么大岁数都没听说过，而这么个小人儿，还说是“漂来”的，那就真是奇上加奇了。潮婶用手揉了揉眼睛，心想，莫不是一时耳背眼花搞错了吧？谁知，那小男孩又在说话了。

“婶婶，你为什么要哭呢？是不是刚才那两个哥哥姐姐不听你的话呢？”

“什么？你都看到了？”潮婶更加惊奇了。

“是的，我刚才泊艇上岸，就站在那里。”小男孩坦然地指着不远处的一块大礁石。潮婶这才隐隐看见那边确是泊着一艘小艇，但艇的设计很新颖，似乎安装了一种特别的发动机。潮婶比较相信这小男孩的话了，马上又勾起了伤心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

小男孩眨眨大眼睛，直盯着潮婶的脸，关注地问：“婶婶，那两位哥哥姐姐为什么不留下来陪你，让你这样难过呢？”

潮婶苦笑着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虾仔以前是很乖的，现在大了，离我远了，可能这就是人们说的，叫做什么‘代沟’吧？”

“代沟？”小男孩的眼睛瞪得更大了：“婶婶，你脸上这样多的一条一条的坑坑，是不是‘代沟’呀？”小男孩用手指着潮婶脸上的皱纹问。

“不，这是皱纹！老了就会有的，难道你没见过吗？”潮婶有些哭笑不得。

“啊，皱纹，我们‘神颊岛’上的老人都不会有的，真奇怪。”小男孩用手搔搔自己的大圆头说。

“没有皱纹，那怎么叫老人呢？”这次轮到潮婶不明白了。

“我们那儿的老人，讲话声音要低沉些，动作要缓慢些呀。”

小男孩解释说。

“要是这样，那你们岛上的老人真有福气。我想，我要不是这样老态，虾仔也会对我亲热些的。”潮婶慨叹地说。

“真的吗？”小男孩又瞪着大眼睛问了。

“咯，真的。虾仔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脸上一条皱纹也没有，他对我可亲了，一张小脸成天贴在我的脸上，‘妈呀，妈’的叫得人心甜。但现在，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日子了，他宁愿跟那些陌生人家的女孩亲，也不跟阿妈亲……”潮婶说得鼻子一酸，撩起衣角，抹着眼里滚出来的泪珠儿。

“婶婶，你不要哭，你不要哭！”小男孩有些慌了，他不知怎样安慰潮婶，忙乱之间，伸出胖胖的小手，搂住潮婶，把自己的小胖脸一下贴在潮婶多皱的脸上。

这时候，一个惊人的奇迹出现了。潮婶只觉得有一阵温馨的暖风扑面吹来，就像电流似的，走遍她全身，一直通到她的心里头，令人舒服极了，所有的忧闷都被融化。更奇怪的是，潮婶脸上那些纵横交错的皱纹，就像被熨斗烫过一样，变得又平又滑。

潮婶简直惊呆了。直到那小男孩把自己的小胖脸挪开之后，潮婶还傻傻地半张着嘴巴，半晌说不出话来。

“婶婶，你现在不再难过了吧？”小男孩歪着大圆脑袋，关切地望着潮婶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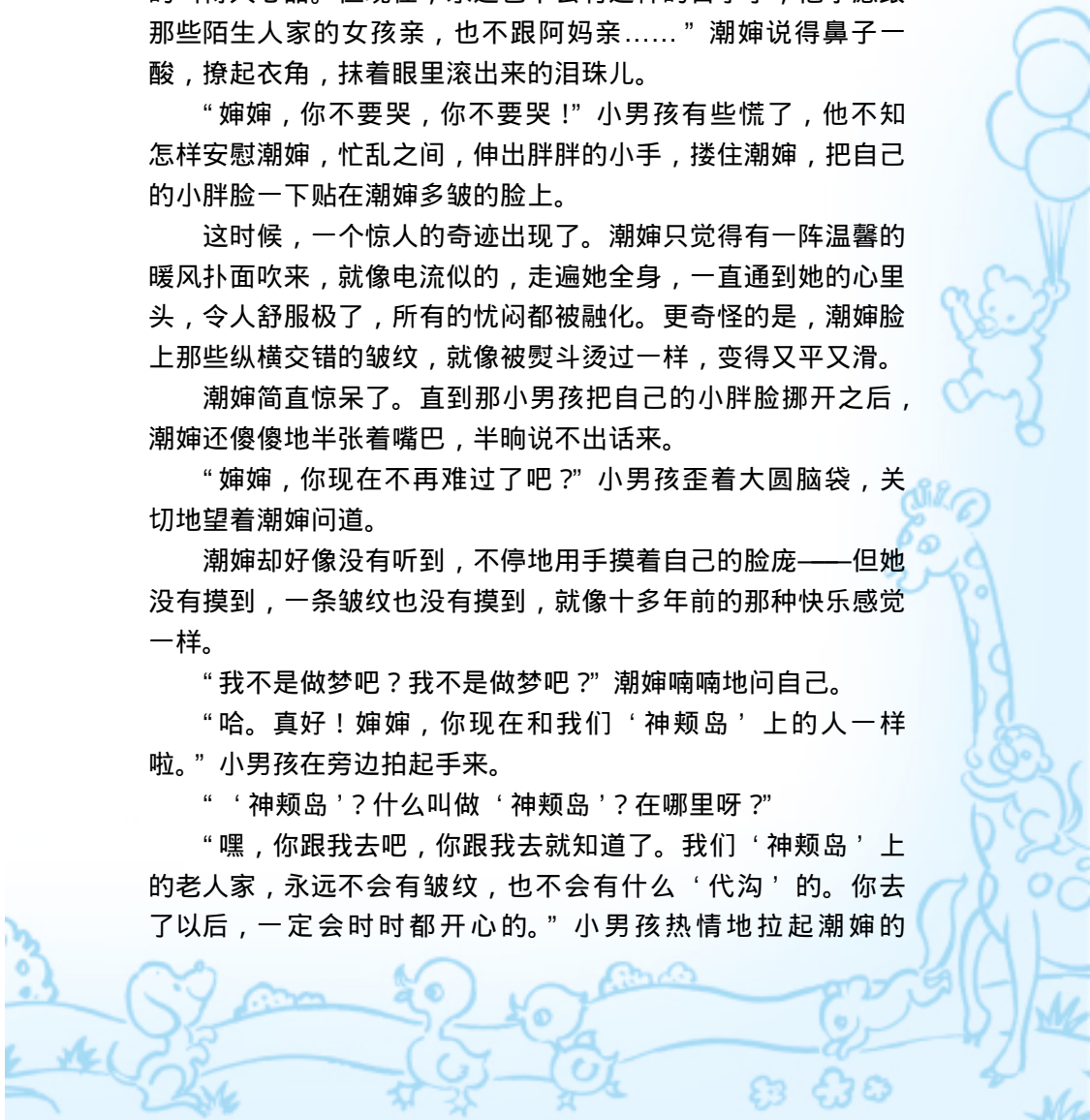
潮婶却好像没有听到，不停地用手摸着自己的脸庞——但她没有摸到，一条皱纹也没有摸到，就像十多年前的那种快乐感觉一样。

“我不是做梦吧？我不是做梦吧？”潮婶喃喃地问自己。

“哈。真好！婶婶，你现在和我们‘神颊岛’上的人一样啦。”小男孩在旁边拍起手来。

“‘神颊岛’？什么叫做‘神颊岛’？在哪里呀？”

“嘿，你跟我去吧，你跟我去了就知道了。我们‘神颊岛’上的老人家，永远不会有皱纹，也不会有什么‘代沟’的。你去了以后，一定会时时都开心的。”小男孩热情地拉起潮婶的



手说。

潮婶却摇摇头站定了，她伸手摸摸小男孩那张可爱的小胖脸，内心又涌起了一股股暖流。忽然之间，她明白了，这小男孩的面颊具有一种神奇的作用，只要和他一接触，就会立刻令人恢复青春，得到快乐。怪不得他说是从“神颊岛”上来的哩。

“走呀，婶婶，快走呀！”小男孩催促着。

“不！”潮婶回答道：“我要等我的虾仔回来。”

“怎么？你还要等他？他不是和你有‘代沟’，宁愿跟别人亲，也不跟你亲吗？不是伤了你的心吗？”小男孩疑惑地瞪大了双眼。

“唉——”潮婶长叹一声，但接着又语气肯定地说：“虾仔是我的，是吃我晒的蚝鼓长大的。他的脸儿，当初也像你一样地贴近我，使我开心，虽然现在……”潮婶声音沉了一下。

“现在不同啦，是吗？”小男孩接了上去。

“不，”潮婶用力地一摆手，“我要等，我要等的，他毕竟是我的孩子，我要等到他变回以前那样。”

“啊呀！那要等多久呢？”小男孩不以为然地问。

“要等多久就等多久。”潮婶说。

“嗯，那你就不能跟我去‘神颊岛’啦，真可惜。”小男孩道。

“不可惜。我很感谢你，小弟弟，是你告诉我‘神颊岛’的事，赶走了我心上的烦恼。”潮婶笑笑说。

“不用谢我，婶婶，你开心就好了，我这就走了。再见！”小男孩有礼地向潮婶道别。

“再见！”潮婶将小男孩送到岸边，看着他登上快艇，扬手起航。

很快地，小男孩和那快艇远去了，潮婶只看见海水在月光下泛起闪闪波光。此刻，她心中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让所有儿女，都变得像那小男孩一样惹人喜爱，让整个香港连同大大小小的离岛，都变成为“神颊岛”！